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記八

居室

四樓記 王漸逵

予甞讀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謂大丈夫得志則富貴烜赫凌駕一時取以盡快其所欲戀戀於兒女子爭妍取憐之閒予竊隘而悲之夫大丈夫之生於

宇宙也求吾性之生意而已求吾性之生意則無往而非自得之樂又焉有志之得與不得之異哉且顯晦者時也無不得者志也是故大丈夫之達而顯也其道在於出斯時也將與萬物共之廓無我之公全一體之念以吾之道致之君臣布之上下放之四海貫於夷夏逮至禽獸草木魚鱉昆蟲罔不咸若與帝王神聖脗合乎千百世之前後而無憾焉惟求不負於吾性之所有者而孰知其志之為得乎大丈夫之窮而晦也其道

在於處斯時也將與天地共之契玄冥之機搜陰陽之髓上薄墳典旁及丘索枕六籍而噓之山川鬼神之奥古今往來之通萬有不測之變莫不研其精秘居高明探幽深俾耳目之所寓心胸之所括罔或滯焉惟求不負於吾性之生意而孰知其志之不得乎且夫人之生此性此樂而已人之學而為人亦此樂此性而已其達也吾惟推之致之與時行之固無與於志也其窮也吾惟修之蓄之與造物游之固無與於時也此

所謂大丈夫之道合天人而一之者也予同年涂東潭先生其有得於是乎是故其達也為令尹為廵察為郡判為僉憲或撫字循良或洗寃澤物或恵愛洽行或正已端範其達之道何如也其處也則創建四樓為覽勝為鑑湖為水月為緑野往來其中欲與廬阜彭蠡西山閣皂之勝相與為伍凡飲食坐卧思索誦讀吞吐宇宙剖析毫芒時或與客携壺浮白大醉長篇短韻罔不於斯樓得之其處之道何如也以是觀之則固超

出於退之之所言已遠而於李愿盤谷之居絜志於一水一石者抑又多矣東潭遠走書於青蘿山索予為文以紀之予非能文而竊有志於斯樂是以不揣而贅焉雖然猶未盡予之意也他日北遊九華東過會稽天台道經西江與東潭一晤登樓眺望四顧空滶始與東潭言之東潭其遲我於南浦之濆可也

一川記　王漸逵

天下之山皆自崑崙其南而入於中國分為四支其

北一支自賀蘭而東漫為太原王屋諸山黄河經其南又漫而為平陽蒲坂之間即古帝王之都也又其北之東漫而為大行及燕薊諸山即今之京師也其中一支自隴右逶迤而南而東為太華嵩高又迤於岱伊洛淮濟出於其間自周秦而下之所都焉其南一支自漢中漫為終南大別外方桐柏諸山至淮揚而止又其南一支自蜀笮而南而東為湖湘為滇南郴桂五嶺過為八閩又北而為豫章又北而為兩浙至

於金陵而止江漢之水會焉此天下山川之大凡也吾廣自五嶺而來亦分為四支其中一支汀贑龍門而西而南為白雲粵秀諸山即今之藩省也其東一支則自羅浮漫而為惠潮暨東莞黄嶺諸山其西一支自郴桂而東漫為英韶至端州峽山而止又其西一支則自滇南恩恩高康而東為陽江高明新會諸山而盡於海西江北江扶胥之水皆出焉此吾廣山川之大凡也夫天下之山萬焉皆原於崑崙天下之川萬

焉皆會於海故崑崙者山之一也海者川之一也一不能不散而為萬萬不能不歸而為一者道之故也匪惟山川天地之道亦然太極者其一也五行陰陽者其萬也匪惟天地聖人之道亦然吾心其一也發於萬事其萬也是故一者其造化之樞紐乎一者虛而神也萬者實而化也握其一則天下之能事畢矣髙明楊君築圃於邑城之南向川而亭號曰一川蓋因其名曰萬山故取之楊君世業儒為國子上舍生其

知所以萬一之道者乎吾聞白沙陳公自見吳康齋而歸抱靜陽春臺者十餘年始識吾心種種湊泊皆在於此若白沙者其得吾道之一者乎楊君好靜處獨居一室廿年足未嘗至令庭又能好義而守禮是能靜學者也其於白沙種種湊泊而歸於一之說必有以深契於此異時得欛柄在手則造化之機握矣是故萬一之道楊君之所願聞白沙之造楊君之所願學者也故書其扁而并言之作一川記

草堂讀書記一　　鄒觀光

不佞廬居之再踰期舊業幾蕪約不治一日觀園中生植葱鬱慨然嘆曰夫學猶是矣謂不植將落非邪園故有草堂葢先君子所栖息云茅屋三間背城面沼後為小蓬閣閣下引三面水為渠窮巷掘門無泉石亭榭之觀顧稍遠於市不聞闤闠聲不佞乃新闢逕逕為扃鍵之則户以外無至者不佞因記童子時授書目能下數行會雨甚諸所誦肄藏里塾先君子

檢宋萬言策一通以試不佞櫛未竟而成誦復為陳說當否先君子大奇謂是兒敏顧其質孱弱無令苦之然不佞嘗丙夜私篝燈帷中以為常蓋廿年于茲今先君子往矣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書可廢也豈獨蓼莪顧深自惟念先人挈書以授不佞不佞所圖繼先人之業吾舍書何適矣夫吾之於書二十年於茲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時寢與寢時息與息以其身為蠹魚落落無所成名何也鄒子曰古之豪賢志士曷嘗不思垂聲

譽昭施不朽然名字雜汗棟中或遂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毋亦有天奉焉莊周所稱梓慶之削鐻十年而不敢懷是非毀譽痀瘻丈人之承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不以易蜩之翼一技猶然况進於技者乎不佞自守諸生八年而舉於鄉又八年而仕於朝即伏首功令其心不能不憍而思進既進矣淵寂之釋而吏是營其心不能不悒而思退比退矣又以大故奪斯堂所事事歲月計耳將且復進而為吏夫不

能忘進退安能忘是非毀譽是非毀譽之不能忘而安能忘天地萬物語有之時有所不及不倦蓋孜孜焉識其語於堂之右方庶幾惜分陰以自勵也

草堂讀書記二 鄒觀光

壬辰余還自京師而草堂蕪不治乃割廳事三之一坐臥其中而無若客舄屨相聞何久之徙草堂而東然湫隘又與兒師及四方醫士共之而書仍庋廳事隅披劉歆七略曰輯略曰六藝曰諸子曰詩賦曰兵書曰術數

曰方技班固徴有增省為藝文志王儉七志前六志咸本劉氏畧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阮孝緒七録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子兵書為子并陰陽術藝為技術亦益以佛道二家葢詳畧代殊故繁簡人異至魏荀朂分四部而馬端臨經籍考列為經史子集亦庶幾乎綱挈而目隨後之詮次者莫能違之矣閒從參伍㣲亦未安諸儒子也而翼經維世之書僅等於卜筭方技兵書子也而軍國安攘之資并列于謬悠荒唐刑法既

列於史而後列於子小說不可為子而附於子類書不可為集而附於集綜厥名實蓋原於馬之六家班之九流遂轉相因襲耳余乃置庋四而分為類一曰學術其目曰經學史學字學而凡諸儒之言足以佐聖明道咸附之一曰治道其目曰養民曰教民曰治民而昭代典章名臣奏議朝署政事咸從之若農桑醫藥皆繫之養刑法兵書皆繫之治一曰綺林其目曰騷曰賦曰詩曰序記碑誌之屬而凡文人學子麗詞藻語咸附之一曰

博録其目曰類書曰術技曰雜説凡玄宗内典叢談怪牒悉附之歐陽永叔有言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取辦予好書之癖不下永叔而生篳路藍縷之鄉鮮縹囊緗帙之舊薄游京師勉抑吾好而不敢以力致姑即吾所有而分而識之云耳乃復與兒泰約曰自今以往請若古人夏課然治經則若無史治史則若無子與集倘甲未竟而輒徙業於乙藉涉獵而寡精詣此學者之大獘一宜戒論道則一書

而同異具論事則一代而終始具故足稽也利捷悍難删煩舉要縱拾菁華殊乖博雅此學者之大弊二宜戒凡讀書者將以明理耳非為文詞而設也即欲吐之為言必胸中包羅千古而後汪洋閎肆陶冶變化無所不宜今淺見狹聞而輙勦襲為文辭此學者大獘三宜戒余併書其語於堂之右方

草堂讀書記三 鄒觀光

歲乙未自墻東徙先人之舊址即所居徙而西乃有

屋三楹專藏書其中而讀之仍草堂之名志舊也余宿有蠹魚之癖天與暇日得以肆力夙好而兒泰見背家難頻仍使憂能傷人當無生理竊比於古人之意食以飴口息以為枕孤寂而當友朋幽憂而當琴瑟則書之為用宏乎雖然余竊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漆書竹簡無論即唐以前諸好書者皆手自抄錄蘇子瞻猶謂少時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今剞劂盛行二酉匪秘五車匪奢矣古之士力不足供鉛藻

至鑒辟寄廡掌鈔古學良亦甚苦今不倖幸而有詔於
朝即食貧不至拮据勞苦若諸君子所為矣古人或當
亂離兵火干戈擾攘猶掇拾殘編搨摧遺帙今幸而際
世承平千古方策大者海受精者星曙其醇駁瑕纇較
然可睹矣古人處其難其學常充然而有餘今人處其
易其學常歉然而不足此其故何也古人好學至不就
徵辟不窺天子今士自束髮而治經術稟稟然惟懼不
遇合矣古人好學目不窺園手不釋卷今士即稱博雅

志千古而耳目心思分而從其所好多矣古人好學至
盥櫛不御慶弔不行令世人若嵇叔夜所言以慶弔為
大故一行廢絶詆訶隨之矣不佞自幼學以來以十
五年困科舉之藝而以十五年奉奔走之役令謝病歸
上幸而知臣不奪丘壑之守無所事於僕僕而若屏
游觀絶賔客性躭於寂寞令者而後吾乃得我也吾將
終身焉雖然吾乃有二愧也仲尼不云乎文莫吾猶人
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讀書破萬卷而不能措

之踐履則其實外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余亦嘗備任使上不以為不肖使之佐藻衡之地而靡有短長之效則其用疎也今乃欲托枯竹而守空言學古無成希今不合姑以娱性靈而畢未老之日則可矣掩卷之暇偶志歲月以次前記

一粟軒記 戴士琳

史稱范少伯既覇越泛舟五湖後乃為陶於齊相距幾千里度其扁舟時當自三江入海經維揚迤邐而北今

崇明在三江委流亘維揚而南則少伯所經道也考諸
犢志崇之有沙始于唐開元間是少伯時猶為廣洋大濤
假令已有此沙則何必齊地哉迨靖康蒙塵道經海外
舶舟南沙君臣觴咏移日乃去有花隨流水即桃源語
斯不亦避世隩區耶顧少伯以名成避則可靖康以敵
避難則可不佞故家東海上閒篙師長年譚說波濤
險苦即平地心怖少負迂踈之癖思一振策中原曾不
自意為海中博士也衙舍三楹方廣不滿丈檐去地

不滿六尺傴衣而出岸幘而入頭上進賢觸籓時破雨則產蛙暑則張蓋風則翻書扇槳雪則映幌侵幕老稚數十指巢居穴處襆坐容膝思欲再整敝帚澄懷片晷奈此呱呱交謫何乃捐三月糧自搆一椽命曰一粟志小也規製不逾故齋而高敞虛白軒牕玲瓏納薰就曝種種如意士不可吾意者不得入其可吾意者譚玄問字漱以龍團薦以沉水竟日不得去庭蒔花草種葵蔬休沐講藝之暇散髮箕踞其中蓋不復辨為官舍也寄

旅也亦不復辨為中原也海外也或嘲余曰然則海中博士何負於先生而先生何不適於海中博士脫先生既以霸越泛五湖來當飽此一粟不去而使中原多故爭地爭城安知先生不桃源此沙哉令先生尚有中原志非久於齊者此一粟當有嗣先生而箕踞於中者矣余無以應之

五可軒記　駱文盛

駱子之山居有軒扁曰五可客有過而問其義者駱子

曰子居遠城郭邇山林有田數畝有桑數畦市譁不聞賔客鮮至是故可以避勞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以省費斯之謂五可蓋自以為可者也顧可之中有不可者存焉治生則一饘一粥朝夕幾不能謀讀書則奇字奇文精力有所不逮養疾則參朮無資調攝未得其訣避勞則俗緣未斷忽攖於心省費則應酬難免又未能如太上之忘情古所謂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以今驗之詎不信夫雖然又嘗奉教於前人矣造物

忌盈人道惡滿是故至人無為恒甘於澹泊君子無營不厭乎敝陋智士勿耗其聰明所以全其天也大隱不立於峻絶所以導其和也意願無可足知足斯足矣營為無可止知止斯止矣天下之不知足者溺於中而不以為可天下之不知止者鋭於往而不以為可其不致於辱且殆焉不止誠知乎此則五可者真可以為可外此真無望於可矣又何未盡之辭云乎於是與客相對而笑復命童子執筆書之亦可供覽者之一噱然則雖

謂之可可也

逍遥園記　程珌

予弱冠入官旅進旅退屨危蹈險凡三十有七年而歸歸則創治斯園脩飾完潔以舊所集典籍古書帖充置其中日玩而樂之若將終焉故扁曰逍遥取莊子之語云亦慕其冲曠之趣也或有過予者孰視而問之曰子之取是名也豈非脫危困而就安佚前有所懲而今有所適故以逍遥為幸耶予應之曰子非知我者也

昔吾之困也迹若偃蹇而其心未嘗不樂也今吾之適也迹若逍遥而其心未嘗樂也或駭然曰於處憂而樂處樂而憂此豈近於人情哉可無為我言之予則曰吾嘗強壯之年進鋭氣盛不肯降顔屈意以其愚直之性抗於羣小之間叢謗而交攻之雖日與酬飲奕碁握手相歡者背則造言巧搆擠而下石焉復有權貴人方竊天子之柄進退天下士如反手然予獨睥睨而平交之彼集怨既深遂中以他事奪吾符卿

貶為度支郎而怒亦泄矣既以郎吏趨走堂下日抱文案受成於大吏之几前俯仰曲折狀類胥吏遇事不可不肯阿奉輙面叱曰此郎何戇也摧淩歲餘大吏乃以罪去當其時雖他人為予不堪而予優游於其間進則趨蹡朝著退則偃仰一榻吟詩誦書終日不輟彼其謗也若不聞其怒也若不見其黜也若晉秩焉惟安於義命而已矣既而奉璽書乘郵傳携妻孥走西南數千里外山有棧閣千仭之阻行者汗流喘急日纔數十

里夜宿荒山陋舍其土人又恐之以虎豹盡室惴惴至明發乃安水有岷沱之綦三峡之險雖一日千里頗有順快而舟人少懈一與石遇輙破敗覆没為魚鱉食予方危坐舟中吟誦如平時幸而登岸始有更生之慶迨其再貶而南也踰梅嶺涉炎海出入蒼梧羅浮之間山嵐霧露之時侵凌烏言夷面之所交接世俗目為鬼闗乃宋寇萊公等所以亡其身者也予方鞭撻掾史嚴督簿書暇則吟誦如平時畧無癉癘之加疥癬之

患凡此皆迹若偃蹇而其心未嘗不樂者也及蒙恩
致其事而歸始治斯園為堂為樓為殘山剩水日課
童僕栽松植竹環以花卉無者增之枉者正之密者
疏之旁出者直而上之數載閒森然鬱然可稱茂林
矣予脱山海之險就清華之地去舟騎之危即林野
之安離羣小而對子姓遠權貴而狎親知誦聖言閲
古詩旁及諸子百家凡古今興亡之故賢佞邪正之迹
四夷九州之遠山澤鬼怪之幽莫不覽之目而得之心

如建安開元之什昌黎六一之作典如典謨正如詩禮
精深如周易徐讀玩味豁然有悟恍如聖賢之陟降
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若鍾王顏柳之帖時一展玩則
見壯者如武庫劍戟媚者如美女嬌艷端者如莊人
正士奇者變者如鸞鳳翔而龍蛇走也時或徵妓樂
燕嘉賓投壺奕棊流觴藉草舉大斗縱歡呼忽不
知玉山之頹夕陽之下也此其逍遥曷可勝道而顧以
為未樂何哉葢是時年已老矣夫子云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況七十之餘血氣日衰聰明日退上之不能進德修業超出庸衆人次之不能樹惠建功竊比一良吏閉門覓句竟日不成一章而荒謬之文僅可覆瓿是皆無以稱令而傳後晚景漸迫歸於泯滅澌盡與草木同腐而已靜言思之慘然傷惕然恐方有終身之憂此其迹若逍遥而其心未嘗樂者也易云樂天知命予安能至此但前之未嘗不樂者恃有此耳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

瞿瞿予今之未嘗樂者葢為此懼也或作而謝曰子之憂樂如此固幾於道者某其何足以知之既得聞斯言也昭然若發矇矣瑶之薄陋何敢當有道所其自述也詳因為之記

廣當無室記王一鳴

王子濰園漢陰時故有當無室嘗記之頃之試為令居皖太湖其所居室三楹前榮之至女墻不三尺所室北設一竹榻左右各竹笥一以藏衣屨之屬左一

几置國朝律令會典集禮職掌諸書及諸當轄功令右一几置易論語老莊子楞嚴圓覺金剛素問難經各一卷盡寅而出盡巳而入盡午而出盡酉而入蘧蘧然也往在漢上性好客巾車短棹十日而九崢嶸柯山之間猶之豆也斯拾之矣不能飲然見客斗飲則肉奮亦舉一觴觴舉而頹唐不自禁又頗以食客為佳家不具饘粥則稱子錢而益之披咏之外見人談治生策則攢眉家人生産經年不知其甲乙謾可

否從輔車間計畫無復之矣今皆改絃而鼓之隻舉
肘鄉步武間山色在尋丈之外者若向隙國一見不
再見病肺以來望見日頰赤如赭日飲一刀圭無巳
時邑當子午道為楚外户畏豖騍如爰居聞鐘鼓
且自以受縣官一命何敢以婧嫚為要領憂盡遷其
平日所手一編三緘之與之擔曰所不以深藏而什襲
其以談説古昔奮簿書之晷畋乃公事者有如此日
又握算習勾股法參伍進退每桊如牛腰惟恐其畢

畢而睥睨思之幸有所絓而再進以求絲毫之有所縮損悉取若先邑令有聲受上賞者爰書及天下所成讞訊之文不啻馬骨搆之為篇求句為句求字蓋夕解衣而慮朝褫發郵筒則懼謗書一年所於此矣目瞷則謀心睫交則憐心自莫知其所以為是者也夫王子之居是室則與漢上之居相去如風馬牛然而王子每正襟坐室中則恍然不憚彼六合九州之外無始之先無終之後以至毀譽之隙成敗之間與王

子勞心而焦思久仰而偃仰此其中能與室親者巨萬萬無一也嘗借著自策之矣不閱消長者不足以關世不道異同者不足以提理有無之間幾希藉以自存不穀安敢自謂有蓬之心求稅駕所哉

采詩樓記　沈愷

余少小時即愛慕人論詩每侍長者見酒酣擊缶豪吟朗咏即不意會輒沾沾喜及長為諸生日困於業既而學為吏日又困於簿書輒復棄去不果學吾聞

善詩者往往得於所感昔者司馬子長行天下故其文多奇少陵華詞藻句多得於峨嵋錦江之助吾松鮮佳山水又無名寺院及物外奇觀可資逸興每以為欠事余家城東草堂之北去可百步皆修坰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席而物外奇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喟然曰明珠在懷而顧索之途異矣乎乃構一小樓樓東西相距無踰二丈南北稱是其高倍之四面不設屏障八牕洞開而觸景皆詩矣

遂名之曰采詩余於是乎得大觀焉時惠風晨至靈雨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瀰漫穡夫始服田事耕犁相屬江村農務隱隱可想見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髙峯頂可一二縹緲出雲外離立聳翠環以芳洲洲旁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客有好事者舉酒酹水浮觴其上樵童牧豎爭以爲異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蕖數莖六月暑退樓居晏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煙霞薄林木行人時時躡足蒼苔水石

閒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清光射牖皎然如練閒

閒吳歌嫋嫋宛轉凄切羇人孤子倚欄而聽感極生

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為霜凉風颯至楓林

落葉蒼碧如染雅宜遠眺秋高景肅天空水碧横塘

在左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窮狀冬夜

過長竹牕易寒沉沉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古寺咫尺

聽鐘聲歷歷嚮晨即披襟起坐宿醒睡思洒然去矣

歲晏作風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握雪烹茗晚霽

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上下疑是中别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瀛海也嗟乎是其為樓也甚隘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逹觀咸於是乎在是故其為詩也日益富采而詩之也日益無窮余嘗怪天地閒雲嵐木石崇丘絶壁足以發竒潛然往往人跡所不至即人跡可至或風雨晦冥至為塵襟俗駕所苦亦有遇有不遇吾采而詩之也有時而窮吾獨取夫玆樓境與意會詩以感興譬之取材荆楚梗楠豫章皆

可堂構而材無留良矣余自顧薄劣越在茲樓興至

輒浩歌長嘯聲答崖谷然性質天限空切戀好至濡

毫染墨竟日不能句𤯝又慚悚曰吾負詩耶詩負樓

耶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記九

居室

六經堂記　趙貞吉

六經堂者泰和胡廬山之居也其遠祖字昭叔者宋慶歷丙戌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階朝奉大夫所治以循良稱晚多藏書友名士同時分寧黄文節公特與公善

嘗贈詩有云遠縣白頭坐朝省乞身歸來猶好書手抄萬卷未閣筆心醉六經還荷鋤胡氏子孫葢世寶之其後多明經發科者至於廬山先生學經聞道名益著於令時遡追前徳楔堂訓後以示不忘殆回生氣於千載矣嘉靖癸亥先生叅莅蜀政過内江叙契闊之外即命予記之豈予於六經之義稍亦有聞入矣乎遂作記曰士誠不可不自愛哉胡黄二公在當時皆士之傍徨而不達者然其自顧則皆有可以待來世者若以告當世

之士忽雎得意者之前曰是二人者皆當不朽有百代之名者也則必羣笑之矣今竟何如哉甞見士欲有聞于後者競致力于術藝之美膚華之末而不知培其本根以待食其實也夫六經者士之所以培根本之具也然治經而不聞道則亦膚華之末已耳是士之負經也嗟乎後之治經者愚竊惑焉訓詁已耳䟽義已耳傳註已耳謂不尊夫經則不可謂之知經大義則於培其本根何與耶于思孟子之後知經大義者子求之得數人

焉然今世之論皆以為不合孔氏而棄之矣此予之所以益惑也夫莊生之治經也達其智圓矣荀卿之治經也約其履端矣子雲之治經也奥其機深矣仲淹之治經也辨其才周矣堯夫之治經也貫其用宜矣此五子者卓爾如此皆以為不合孔氏而棄之矣則後來者欲以明道將安所歸哉此予之所以益惑而莫與之辨耶且五子者以為盡合孔氏則猶有餘說至于大義未乖微言不泯則數先生者誠學海之巨筏矣士之欲培其

其本根以不朽于百代者可不務乎噫予安得起帶經而鋤者以問之耶聊為記以諗胡氏之後人因以博于胡子之教我也

觀易臺記　薛應旂

薛子署白虎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奇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疑答諸生中好静者稍以為言于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遊訪窮探踰年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

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説往跡遺事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遊也兹山鎮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絶壑不可勝計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尚為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翊旦僧遂引余出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兜余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涉窈窕紆迴灌莽無慮數十里始于香爐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菴而棲息焉菴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

若弗懌既亦相解余遂樂而留之菴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橫約三丈餘余終日坐于其上恍若有悟時閩遵巖王子以參議分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司為余築室三間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于支離行不挾冊或進而問曰吾見先生之居于是也終日頹然爾矣觀易之義將無負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為真有畫也謂易為真有卦爻彖象也二三子不觀乎日月之往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俯仰咫尺變態倏忽上

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為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既望也

藏書閣記

李濂

書貴於多乎哉曰不貴多也有一言而終身可行者矣有半部論語而足以治天下者矣奚以多為書不貴於多乎哉曰多書所以博聞也易大畜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載諸書君子欲大其

蘊蓄以成其學舍多書奚以哉是故六籍之堂萬卷之樓尊經之閣古之名卿鉅公咸屬意焉寧有安於固陋以自畫者耶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惟博而後可以言約未有不原於博而徑約者此為學之大方也余自孩童時酷好書冊實出天性然少孤而貧雖好之而莫能購也洎登甲第遊宦于四方俸金之所易胥史之所録寮寀朋好之所餽遺月增歲益頗充篋笥顧鞅掌王事莫能讀也嘉靖丙戌免歸始取舊所

儲書用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為架以貯之而屋隘莫能容也乃建藏書閣於客堂之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張朱自六經諸史至稗官小說凡幾千卷臚分類别塡塞列庋雖不能盡有天下之書凡士之所當讀者亦粗備矣余寢室在閣之下夙興盥漱畢即登閣披覽校讎有舛錯者則補正之其六經三史註疏暨切要諸書輒用丹鉛點勘俾後人易讀間有一得則又私為論著以識知新之益食時侍者以饌至食

已披覽校讎如初倦則倚欄凝佇而書猶在手也歸休以來垂二十年于兹飲食坐卧呻吟疾痛無日弗與書俱客有叩門訪者童子必辭焉非素稔者不之通客或怒而去久之知予無他亦弗深咎也暇時召二子至閣上而訓迪之曰古人無書求之甚艱既得之必熟讀不忘今人有書而不肯讀何迷謬之甚也昔王充家貧無書常詣洛陽市肆閱所賣書潛心黙讀遂博通諸家藏逢世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難久乃從親友丐求客刺

及書翰紙尾手自抄之卒以漢書聞陽城不能得書求寫書於集賢因竊官書讀之逾六年無所不通夫三子者其家無書而勤苦如此余儲書滿閣卷帙頗富汝曹從事於斯不必閱諸市肆丐夫客刺寫之集賢終身讀之有不能盡者矣忠臣孝子碩儒佳士皆由是出汝曹勉乎哉苟知有書不能讀者之可恥而專力於卒業焉異日倘成令名人將指而稱曰此某之子也厥父善教厥子亦善學豈不有光於斯閣矣乎不然則閣中之所

藏秖為蟲鼠蠹魚之資耳雖多亦奚以為也汝曹其書是于簡而警惕於無斁哉

蓮花石巖室記　傅夏器

南安附郭之勝有蓮花峰層巒疊石纍纍若蓮花之錯落嶐者几張卧者繡盤錯者碁設架者鐘懸鎛者劒斷呀者鼇伏怒者虎踞貫者魚頡突者鳥眄迤南崇岡磷碕竅然為石室如豎有棟如覆有翬上有箭道通天光朗融下照層宮岭焭而嵯峨與蓮花峰峛崺碁崟爭奇

琨向之敹𦵏土湮草翳藜蕪者不知幾歷禩矣姪孫履約始披翦蒙薄芟劆荆榛鑿石門闢石徑甃凉亭砌欄樹雜植嘉木異葩珷蘭桂鬱芷蕙而記以八勝余履巉巖攀危石攝衣而上四顧嶄嶄嶟嶟崔巍壁立稜層聳骨簸立跳陵騰清霄而馭雷霆山水大觀有在是者古之賢豪覽其勝而樂之則有抗節危言披鱗折檻即百折而不屈姜公輔氏以是流寓此間令北望姜相峰是也余至石室入坐烟火迢杳霏霧蒙曨軨軒婥約寥廓

靚邃水瀾不驚山青長環迴絶乎塵埃山水大觀有在是者古之賢豪覽其勝而樂之則有挂巾投紱鏟采埋光即沒世而不悔秦系氏以是盤隱此間今西望隱君亭是也余縱登其巔遠瞰目盡海色烟浮天光霞繞列嶂雲屯溪流蜒蜷吞吐萬千曠若躡閬風閶闔之閎閌山水大觀有在是者古之賢豪覽其勝而樂之則有神契真倪與造物游障百川迴狂瀾宇宙無能為廣大江海無能為盈虛朱紫陽以是曠覽遊戀此間九日而還

今西望九日山是也子之搆兹勝也古未有聞發之自子始不知山川有助于人邪不知子助山川靈邪不知吾子與山川之靈兩有待發邪因爲之記

東溪記　羅洪先

吉水蘭溪曽氏所居之傍有峰巍然東峙曰寨山泉出其下泠泠潺潺鳴如沸釜少焉渟泓演迤𭄚盤絙引匯爲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終萬雷隱地秋水既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曽君佐朝氏樂之

朝汲而暮游暑浴而渴飲洩其餘以溉膏壤歲穫幾千萬斛而魚鼈蒲芡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于是棄去儒生衣冠製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逐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也利斧資選徒旅戒糗糒而易舟檝更彌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峭岸之崩壓暗洑之横潰晨夕淩突不測之變十恒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

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廹觀而神已先褫為之悲曰兹非昔日陳氏赴南昌之役敗于火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載兵甲以艨艟揚帆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保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汀洲宿莽與烟濤過鳥而已又嘗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弔湘江之魂又有大慨焉人生逝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成名遂終不能挽頹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汩沒于濁流使人相

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愈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丈人之事登岸而歎拏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為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懲于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為溺哉夫人亦有之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師東泉先生吾見其佔俾矣吾見其綴文矣彼非不慕仕者也然乃其樂

止于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小子記之

養魚池記　趙時春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瀾冀之河吳之江越之潮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形勝橫絶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不暇而奚有於觀乎茍於紛錯縈擾之中而有悠然由然之趣蓋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為美者刑部事

於諸曹最劇部置獄置廳以諸司主事主之監察蘩囚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莅事桎械滿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絶於耳左右皆湫隘未有縱余觀而適余心者乃尋廳之後隟地圍可丈許請於寮友蔡直夫得其董作之羡材鑿池横六七尺縱裁之深更裁之覽以周郭北内為臺方約其廣高倍其深下為洞一門三汲井為沼清瀹澄洽養黄白錦斑青黑之魚凡三十六尾池中一覆以萍芡之屬潛伏往來上下出没儵

然而行忽然而止或掀其鬛或膨其腮或鈎其尾或磔其鱗或箕其口更迭迴遡五色陸離孰使余心恬而神怡縱目徜徉而手足莫知其所如予始余嘗道三晉周秦之境留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瀾河之廣幸獲見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夢寐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在余膈臆其雄偉瓌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

始知觀也

大觀書屋記　趙時春

余始以言謫隷氓猺傚舟閭行歸陜西糬縲絏箠楚之阨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足以泄儺者憤為盜狙諸滸幸不死而重創焉罄其資以歸報雖脫虎口還家而垂橐枵腹無以供菽水然猶以為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事使其身僅存而聰明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觀世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衎然不少渝也然佞便之徒方視以為奇貨而市利旣浸潤無所得而鑽摩不可入則將以百方困之是以恐恐然坧扉而削跡褐被捆屨優游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陷阱耜于山可以食藝於郊可以圃葺茅於木可以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霸之畧鍤土於汙刳木承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浮影其升沈陟降陰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故疑若有數焉而不可必與理勢之自然

而不能解者值山水驟漲汨其溝斷其流水既竭而魚待嚅命小童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垂綸以嬉其不掛于鉤者半為涸轍之枯其苟存者無以聊其生而向之可觀者乃失其半嗚呼魚之於人何心哉使其躍於江湖乘風濤作雲雨為鯤為龍變化不測雖有廉𠹹賁育之勇孰不望而靡焉使直游於泠淵悠然而逝油然而吸霏霏脈脈而羣出以嬉斯又幽人逸士之所嗟賞而字育以寄其性情焉者也不幸而困閼淖泥滓之中不

逢仁人之恤而陷於狡童庸孺之手然幸余雖非仁人而竊有志焉方將復其故翕其波安知不遂其性情如曩之可觀乎反觀於余無乃大有相類者而後益信夫所謂有數焉而不可必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雖以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霸之畧其利鈍成敗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日亦何異於此乎舉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違之欲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

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於天下自然之數之理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夫人而擅以名吾屋述之為大觀書屋記

漣漪亭記　趙時春

初余尚友天下之士於浙得屠子文昇焉文昇有憂先天下之志過計其不遂而欲樂已之樂思構浙水之最佳勝處築以為亭而觀游焉請余名之曰漣漪而為之

辭會余以言譴廢退伏自念與世已矣雖欲與之共憂無所施而所望以憂吾君者夫二三子也固將使之憂吾君而乃為之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其外使二三子者各完其樂而不與吾君同憂吾罪人也姑以不暇為解者三年時屬王制肇新慎遴禮官而文昇之位實貳儀曹又進而為祠部長則其所以憂者愈急而思所以遂其樂者益切夫以愈急之憂而懷愈切之樂余懼文昇之志將懈而為斯亭之所誘也是故寓言於亭以廣

忠告之義大凡水之源於泉而䨥於泓者漣而清漪而旋澓不汩於物者性也其尊而為江為河以通舟檝匯而為陂為澤為湖以資溉灌以阜百物以饒茭蒲芰芡魚鹽之利以養兆民於是清者激而為風濤旋澓者涸而為淖閼而水之樂有不得全焉其幸為吾子亭下之觀雖不濤於風不涸於淖閼亦且掘其泥而揚其波使之不得遂其清瑱以埴甃以石文以五材使之無所得以旋澓則不汩之真日以離而水之憂愈大矣是豈水

之性也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寂而順安而適與物偕樂而不役於物者其性也為之衣冠而縲縶之為之高車文蓋而閑檻之使之舍已之好而徇人之欲則寂順安適之妙日以離而其存於應物之餘者幾希而人之憂愈大矣是豈人之情也哉其用則然也水之性奪於勢雖欲漣而漪焉有不可得矣聖賢君子之用於世雖欲獨遂其情之所樂焉有不可得矣夫其樂者難全而其憂者踵至是故禹𦠆湯短髮文王不康食孔子不煖席

墨翟不黔突故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聖賢君子之謂也其偃仰棲遲不知所以憂而私便一身之樂者衆人也余與文昇乃道義數年之交非燕樂旦夕之好也故不敢以衆人望文昇而期以聖賢君子之事是故寓言於亭以廣忠告之義

淨香亭記

趙時春

秦山之北麓為虢城之南泉壑之幽深者以十數而西峪為最峪之水源于其峪之西盍窮而為山處其間沮

洳汪漫以百數而東注于峪之口始得停蓄縈瀏之處以為迴塘塘之坻以為亭曰淨香者為最據亭而四顧南緪熊耳武關之山北渡即入數萬里洶濤之洪河東西通殽函開關以來角爭之區秦洛二京往來之道其間世代之興廢人事之得失大者王侯卿相之所經營小者幽人隱士之所棲遲牧夫樵子之所奔馳而呼嘯欣然而喜戚然而悲愕然而可駭其變故之不可常必者以鉅億萬數而泰山之峪西峪之水流峙而不息者

然則又當為其最古之人其號為英雄豪傑者衆矣然
皆馳逐於聲利波蕩於功名力疲心倦無可柰何則又
以其餘腐腥臊泉石之清幽舉其翛澄靜徹之本性而
抒汩之古今相尋以為高是又不可以鉅億萬數矣亭
之主人許廷議氏乃獨曰吾不若然吾少有四方之志
故嘗欲借筋籌九邊之兵機折箠制百蠻之死命矣然
而有得為焉有不得為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為也
吾家世業儒吾又以儒進身儒與禪至不相謀而吾又

悅禪吾之于禪也或學焉或不學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學也吾亭有竹而塘有荷而杜甫之詩所謂風吹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者適與吾塘亭契吾既悅甫詩而益信吾塘亭之先有得於甫也故以名吾亭云亭繫乎塘者也吾則無所不之也故吾之於亭也猶乎其兵與禪也姑適吾意而已矣豈必以為吾之所繫而固有之剏敢以其世味之餘腐而圬汩之也乎哉友人平凉趙時春得其說而樂之為之辭以銘諸亭曰亭

之香兮子德之芳兮亭之淨兮子德之映兮竹實可以棲鳳凰虯螭偃蜷於荷柄兮嗟今昔之俊良孰委蛇大道以受命兮仲子之往而不柅其方匪直斯亭之最爽而子又其最勝者與

郯莊觀音堂記

趙時春

吾嘗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為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於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

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細繹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於利害而已忠定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於利害者吾因此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曰無畏者即告子之强制也是年始申大禮嗣是余登第仕於朝值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權附於張以自救既迺建議更郊祀以浸清引入嚴父

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獄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為縱橫家困甚思遠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郟氏之山郟氏久無後羣盜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困於賠納因共請吾治之迺稍芟林莽逐去虎豹始通道於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為板屋蓺菽麥以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或井迺作屋三楹

屋之前有峰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圓滿被草爲菴吾時登禾稼於其側輙發其語悵然不能對問其所業則日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而讀之併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旨又不如觀音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華乎老僕李子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暴露也請於衆曰人祚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圬者嘉靖旃蒙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世音而已吾

少而狂戇不自度量深慕孟子不動心之學年十四舉於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游而吾悍然不敢有所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明主之知以無愧於其職以伸其迂濶不可用之學既而遷郎官再入翰林言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於天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編氓日談干戈以興其好殺之心農夫囤質樸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隘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夷貊之

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横予真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異于吾而外之也然吾之所以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為妄而吾以為實彼以其妄不足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説之多而吾之辭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為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之是多妄言也吾以為實理惟恐説之不詳而辨之不至也多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於石以與同志者共焉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為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瀟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予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

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絶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恠無此事也葢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戸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混沌檮杌

天以為賢矬陋癡躄天以為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令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郄超沒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為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為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髧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

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鶵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為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為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言笑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巳失兒令起矣死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

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月茁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玆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見南閣記 歸有光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無從得而見也其後十五

年先生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内廷遥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閒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南江諸峰絶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晴而清

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

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與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五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記十

居室

聚樂堂記 王慎中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緑雜進迭侍袊襦璫珮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尚而夸者訾其内極意六博叫梟盱盧揶手交臂之頃

車馬乘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曽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劍砉然雷奮霍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於力神王而勢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麤猛而近鬬也則發秘家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聚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于形容盡態於藻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

當其元本之冥思摸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稱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説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六藝詩書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窒焉而中悱意挫形頓而不敢休容非有事於斯文者不得闖其户非但歌舞博塞技弊之以内辟麤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

適與夫絺繪律句才人一伎之工且以為壯夫所悔而不足為也當其覃精于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為酬酢容之以斯文至若攷證辨說窮浩蕩之倪而析杪忽之端自以為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于宗室富貴之家則嗇於歌舞放於博塞技彝而不患乎內辟麤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為工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為學士大夫之所道君

所為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哉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狥之者以滅質方其悅於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質愈滅而愈足以為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為聲色之娯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夫鑒古琢句者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究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

然而忘於所知亦有瞿然而惑於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為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斯堂而勿輟

大觀草堂記 唐順之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穫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

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為公記之雖然予

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遥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烟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闘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晾晾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闘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烟雲魚鳥向

之烟雲魚鳥也於是為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坱漭憑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覩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為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顧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為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林淺草森陰蔽虧水泉淲淲若驚蛇出没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遊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

是為最巳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皃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予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湍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獲落不羈之氣若夫眈水竹之清幽陰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

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緊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欵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䑛𧄒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殽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

寘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儵而蠖屈儵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禄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異石無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

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

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禄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為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絶無

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貴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

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求志園記 王世貞

吳城之東北隅為友人張伯起園園當其居之後閣道以度入門而香發則雜荼蘼玫瑰屏焉名其徑曰采芳示吳舊也徑透迤數十武而近有庭廓如名其軒曰怡

曠示所遊目也軒之右三而楹者以奉其先隱君像名之曰風木堂示感也堂不能當軒之半然不敢以堂名怡曠者示有尊也軒之右齋以栖圖史名之曰尚友友古也齋之後館館臨大池中多金銀玳瑁雜細鱗名之曰文魚池所蓄也穿池而橋循橋稍西南為古梅十餘樹名其廊曰香雪言梅德也伯起之言曰吾吳以饒樂稱海内冠不佞夫差之墟甲第名園亡慮數十計即屈諸君指且徧亡及吾園者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

武康英靈壁卉木求之百粤日南安石交州烏求之隴
若閬廣而吾園固無一也然至於旦而旭夕而月風於
春雪於冬諸甲第名圃所不能獨擅而長秘而吾得竊
其餘吾他無所求求之吾志而已且不見夫都將相貴
重用事於長安東者耶彼其於志若無所不之然往往
人得挾其遇以屈吾志吾外若伸而中則屈甚或發其
次且慨歎於所見而輻輳沃麗之地等之於荆榛烏雀
之區閶歌以為哭見樂以為憂而不悟其所自吾無所

求伸於外然吾求之千百禩之前而若吾俟求之八荒之際而若吾應求之千百禩之下而若吾為之符節者此豈可與豪舉跡賞者道哉王子聞之歎曰善乎子之求也志則可與聞乎伯起笑而不答王子有問曰命之矣

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鼇峰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

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鼇石臺天風髙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説余恐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閲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於疇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髙山大川游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令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

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葢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闚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恷譆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縶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

芳草而嬉乎此吾所謂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
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帝謨熚
赫日月同炳乃令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
倭人往往截海闚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
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
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
毋徒嬉此髙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
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清舉樓記　劉鳳

予居循郭之西左控河渠諸川匯焉四方之所走集也右招西南山經帶絡繹有若圜衛然間葺餘緒為樓北扯名之清舉以藏古圖籍且以遊目放志焉請之司勲大夫記其事又為季郎諸君賦以張之于予樓侈矣顧予早馳騖俗間執細業已舍去從當世名公卿大夫游則志慕榮進甘顏色伺候時所向背遂次請謝與之上下且文法吏隨而裁其短長各以事中之安得肆吾意

無所顧忌哉今迺初服遵閭里求所游者欲相與恣睢歡笑俯仰傲睨自以為得矣然已變化不可概務為孅趣局促齷齪自喜謀權利結客任俠小者以文史玩弄啗天下喜遊子弟其獲十倍甚者竊推轂世之賢豪權行州域伉烈暴強猶復盜處士名傲然自負此其經營附託佗佗若身殆有甚於賣請阿意竊富貴者卒之身名俱敗顧得優游樂耶余自以不能於時晦跡空虛又安能降心從俗無所擇也夫龍所以能神化不測者以

無所憑藉也鳳所以稱於靈德者以不可馴畜也士所以輕千載而驕萬乘者以不嬰累於庸俗也假令為雲雨必階而登天翔千仞而未忘啑夫粱藻亦猶士假譽於鄉曲流連於舉任是何以超遠絶詣出則煇煌於當世處則沈冥要眇沒世不見而名稱無窮哉故古人之有陸沈於世混跡市人而屠狗雜處者雖不必匿身巖藪而故寥寥與世絶況其自以不用於時退且壓滓貴勢陵轢豪傑眇小才術蔑棄典文而邁往千載雖有希

世之觀遐久之業尚不足勸而更復能論污濁之事閭褻昵之詞沈諂謏之態納奇邪之人無愛違已之性哉是以寧孤立不交一人不營一務逍遥於樊圃之間而志逸宇宙之外不越楹軒之内神棲風露之上羡門子高之流日相與呼吸吐納御六氣之和服朝霞飛景意睨渓澨之表隨風往來使盧生輩亦且笑而不休其為榮適恬暢怡快固遺耳目忘心志泊然不知天地四方當斯時也何燥濕之能干寒暑之能入鄰於曠埌淪於

窈冥吾何以識其然哉故謂斯樓也雖在塵寰若縣圃增城之内登踐游眺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間人之望此尚不知途之修遠曲直固息意於藩牆之下矣

張君東墅記 董份

潯地小人衆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畮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歳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即時與客取飲醉卧歌呼與游者相應

樂也已而感嘆坐中欷歔莫知其所為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為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沈金馬間多黙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十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旆多從鼓鐘笙歌招邀載酒為樂慷慨道故歴歴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為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在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焉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泝北入都駐
蓋俯仰林澤久之與客别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

東所歌游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强其性則怫而病滋辟之笱魚籢鳥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如縱之湛淵任之林蔚也且既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而適蔚又復内之笱籢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徐子者好方多奇素予與甚善乃從溽暑赤日中走數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痊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故在其病予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令潯東諸林澤處何如諸游者令無恙不徐子為備道其處因言張君者

最喜客慕游數爲樂潯之東其自稱東墅也予蹶而歎曰嗟乎夫潯予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顧不早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纖嗇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翩者不誣也夫人既已委質於朝此於魚鳥之性宜不自遂已張君年方少不爲祿宦即其所性比之濯波清泠而負風寥廓也則東墅且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予行急張子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托

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偏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宇攬四海以為度者達觀之情也令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偉與而顧爭勤於田墅之間尤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以贈張君予既高徐子之義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予病不適用為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潯水之上與張君言於東墅矣

石洲記 許相卿

海寧東北郭迤北可十里許市遠村深水漸廣林樾翁然瀕水有洲甃以石而屋其上者徐氏也徐農於斯而食飲其水土更五世歷百六十餘年洲之屋猶故也至徐君時舉始有榜曰石洲以志夫承之先足乎已無所待於外之意其子禾秀而知學與予遊而以記屬予少則聞太史公之言曰海上有神山曰瀛洲諸仙聖及不老不死之藥皆在焉盎嘗有至者業未卒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矣逮夫壯遊三十年足跡幾

半天下都邑大家儻而赫奕忽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顧夫石洲十畝之宮數頃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以延之亦可多已予老矣蓋者所不願處而遠者殆倦也夫將反初服以從君遊農談石洲之上其許我乎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六